

著书人语

## 与先生聊天的继续

### 关于《孙犁教我当编辑》

| 谢大光 文 |

文学作品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在于阅读。没有一个作家不看重读者。自己的作品哪些人在读?有什么反响?有没有批评意见?有趣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可以随性撰写、修饰,一旦写作完成,发表出去,文字就有了自己的命运,其后的传播,阅读,评价,作者无法掌控。有的作家把工夫下在读者身上,悉心研究时尚动向,刻意迎合读者好恶,结果,写着写着,把自己写丢了,读者也没了;有的作家长于舆论操作,热衷媒体评介,周旋于记者与评论之间,名头炒热了,作品掏空了。每逢遇到类似的文坛乱象,便想起孙犁。

最初读孙犁《远的怀念》,和先生还不熟,读到“远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心有疑惑,惜墨如金的孙犁,为什么在这里加了一个“也”字?几次想问先生,终没有出口,和先生来往多了,渐渐明白,先生自己就是非常爱惜羽毛的人。作家的羽毛是文字。孙犁对自己的文字充满了感情,写作时全神投入,修改稿件舍得下苦功,挑剔之谨慎,称得上严苛。孙犁是敏感的,投稿给报刊,非常在意编辑的态度,稍有冷淡,对不起,没有下一次了;发表出来的文字,孙犁经常反躬自省,在一篇后记中,甚至这样警醒自己:“文字一事,虚实之间,千变万化,有时甚至是阴错阳差,神差鬼

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孙犁又是固执的,前面提到《远的怀念》,发表前,远的家属提出,文章中远的形象不够高大,要求改得完美一些,否则不宜发表。孙犁说,我只能这样写。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

孙犁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二十年来,孙犁的书始终在我身边,常常想着翻一翻,赶上有事情要做,就不敢贸然打开,不管从哪篇文章开始,只要翻开来,就很难管住自己,总想一篇接着一篇读下去。孙犁的作品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早些年读,读出一个“美”字,后来读的多了,反倒说不清楚了。先生晚年不少短章读过多次,再读,还会发现新的东西,似乎这些文字,随着你的年纪在增长,不由得心里叫出两个字:厉害!原以为这是自己个人的感觉,终究亲炙先生多年,感情带到阅读中,也是常理,与一些年轻朋友交流,谈到孙犁,他们竟也有同样感受。二十年来,还是跑过不少地方,到底与退休前无法相比,就我有限的眼界,爱好孙犁作品的人越来越多了。作家离世之后,作品还能不断获得新的读者,

影响还在静静地渗透、扩大,这样的作家是不死的,对于以文字为生命的人,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任何奖项或称号都不能与之匹敌。

十年前,作为纪念,我编过一本《百年孙犁》,今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想着再做些什么。应该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天津日报社宋曙光,提出一个点子,在京津两地,约几位当年与孙犁先生交往密切的作者,各自把与先生有关的文字编起来,聚成一套小丛书。曙光在先生创办的“文艺周刊”工作了38年,有幸在先生指导下成长,心和先生是相通的,他的想法说出了我们的共同心愿。选题得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认同,很快付诸实行,我想,先生的精神感召了参与这项项目的每一个人。惭愧得很,平日的慵懒,使得我倾囊而出也达不到编书所需,又不愿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只好放下一切,赶几篇早就想写的文字。疫情胶着的牛虎年关,原本纷扰的内心,在怀念先生的情境中归于平静。非常怀念那些与先生闲聊,其中有一篇题为《耕堂聊天记往》,就让这本小书当做与先生聊天的继续吧。

《孙犁教我当编辑》,谢大光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定价:38元

上架新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 218元  
王妙莲、傅申著,赵硕译  
《书画鉴定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对中国书画收藏和鉴定所知甚少,本书对中国和西方学术传统做出了创造性的结合,将中国书画的鉴赏研究带到西方世界,并深刻影响了后来几十年中的几乎每一位中国书画研究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78元  
葛亮著  
《燕食记》



小说沿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见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兴变。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从商贾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族、行会巨头等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45元  
王璞译  
[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著  
《本雅明传》



思想、文本是本雅明一生活动最璀璨的结晶,本传记不仅提供完备的编年历史,也细致梳理了本雅明的主要作品,分析了本雅明的哲学思想,因而是指引读者探索本雅明思想迷宫的可靠地图。

译林出版社 138元  
毕艳红译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著  
《我生于美洲》



本书为卡尔维诺1951—1985年间的访谈录,101次访谈跨越了4个10年。这是珍贵的卡尔维诺自述文集:既有对笔下作品趣事的披露、对意大利和外国文学形势和命运的分析,也有对城市、宇宙和人类未来的思索。

百草园书店提供

夜读偶记

## 人类是万物的根据和尺度

### 读陈仓《再见白素贞》

| 朱必松 文 |

在陈仓的小说《再见白素贞》中,白素贞的职业选择,是在殡仪馆当死者化妆师。小说家陈仓把思维的触角,探赜到陌生化或说是被遮蔽和遗忘的日常生活现场。

整篇小说除了白素贞、白素贞的母亲丽妈、陈小元的故事和情感纠缠这条主线外,还有一条暖色调的辅线,那就是南通的理发师和上海本地姑娘喜结连理,这条线充满了喜悦和喜庆。而背后的推手,恰恰就是那个看似不正常、神经兮兮的丽妈,这既带有生活的反讽意味,也更加揭示了生活的本质。生活的背后并不仅仅只有“善”和“恶”的简单二元区分,它是多维度和多结构。“平庸之善”也可能就是“平庸之恶”。我们既无权利将丽妈病态化,也无权利将丽妈和白素贞神圣化。

小说中的白素贞和雷峰塔中的白素贞只是借喻历史神话中的一个空壳,它的隐喻意义在于到底我是荒诞的,还是世界是荒诞的?

“大家有任何事情都躲着白素贞,不再提起白素贞。不小心提到白素贞,就有人出现呕吐,时间一长,似乎就没有这个人,或者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只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没有人去探究丽妈变成丽妈、白素贞变成白素贞的社会学根源。白素贞母女同小米的冲突,是隔代间的文化冲突还是性格冲突,小说在文本建构上没有呈现出深度阐释,也许任何形式的阐释都是虚妄的。

这个中篇小说的容量是宏阔的,它指涉了现实生活的N个方面:英雄崇拜情节、上海知青返城、城市鳏寡孤独生

活群体、男女大龄婚姻、生命的临终关怀、忧郁症、流浪猫、社区居民日常事务和生存关系准则等等世俗化的生活图景,这既是小问题,也是生活场景中必须认真探讨和处理的大问题。小徐的跳江自杀,是偶发性的,还是潜在的心理疾病由于外部环境的叠加诱导出的悲剧性结果,这是小说文本中无法回答也没有能力回答的问题。

《再见白素贞》写的是一个荒谬的悲剧。从人的悲剧(丽妈自杀、小徐忧郁症跳江)到动物的悲剧(流浪猫的集体死亡),这种叠加,营造了更加悲怆的美学效果。

“白素贞听到这些猫一夜之间全死的消息之后,不仅仅是惊讶,简直是被吓坏了。她蹲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她不知道到底是谁害死了她们的猫,虽然天依然很冷,还下着小雪,但是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家,也没有合眼,而是坐在猫猫咪蒙收容所前边的草坪上,背靠着一棵合抱粗的香樟树,拿出一把小木梳,几包湿巾纸和自己平时化妆用的口红,借着昏暗的路灯,给那些猫一只一只地化妆。”

自己谅解自己、自己救赎自己,可能是人生不再纠缠,走向淡定从容的智慧和策略。但问题就是,我无法自己原谅自己。

“丽妈神情恍惚地跪在地上,把碎片一块块地捡起来,颤巍巍地捧在手中。不小心,她的手被划破了,血汪汪地朝下流,整个房间十分安静,滴滴答答的声响清晰明了,像从丽妈身体里跑出来的脉搏。”这种神秘主义的关联是用理性和科学无法阐释的。人有时

候也许无力去反抗命运,只能被命运的陀螺碾压。

“我读到那些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禁不住想哭。”

陈小元为什么哭?是成全了无臂校长和寡妇的婚姻,还是挽救了要辞职的校长,并为校长安装了假肢,捐了电脑、挽救了学校等等,这些似乎是哭的理由,又似乎这些理由很牵强附会。

这也许是陈小元作为都市记者这个职业本身的赋能,生命本身从灵魂深处弥漫着一种朴素的光和热量。

我的全部感动,来源于小说中陈小元、丽妈、白素贞、小徐、刘万清、南通籍理发师等这些小人物,他们在城市中挣扎地活着,隶属于城市中边缘人和零余者的角色,他们活得认真又自尊。是的,他们这些人的生活就像一只瓶子,只适合用来装水,而不适合插花。装水是为了在口渴的时候喝上一口,而插花是为了在悠闲自得的时候慢慢欣赏。那个小学校长,为了抢修高压电线,不慎失去了双臂,却并没有离开讲坛,而是仍用嘴叼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正是由于这个世界还有众多这样的人坚毅、顽强、认真地活着,我坚信了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也坚信了人类是世界的根据和开端。

每个人,哪怕生命再卑微,也拥有和生命同等的尊严,这也许就是《再见白素贞》这篇小说所隐藏着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价值。

《再见白素贞》,陈仓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定价:59.80元